

生当如胡杨

□ 黄佳炳

乙巳金秋,秋高气爽。应远在新疆工作的“一担挑”杨子地夫妇多次盛情相邀,我陪老伴从襄阳乘飞机经西安转机抵南疆和田。

这是我第二次入疆,第一次是2002年在北疆乌鲁木齐参加全国培训会议,那次对北疆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

新疆,三山夹两盆,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。天山把新疆划分为北疆和南疆。自然环境造成北疆经济条件好,南疆经济条件较差。

南疆地处昆仑山和天山之间,以塔里木盆地、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为主。全年降水量20毫米至100毫米,昼夜温差大,风沙大,气候极度干旱,有“早穿皮袄午穿纱,围着火炉吃西瓜”之说。

子地很了解我的喜好。休息两天,缓过身子后,他专门请了几天假,驱车深入戈壁、沙漠腹地,陪我赏沙(漠)、赏草(原)、赏胡杨,品味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的壮美。

我赞美大草原的美丽,感慨大沙漠的奔放,而真正震撼我的却是那一棵棵胡杨树,一片片胡杨林。胡杨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树种之一,世界上90%的胡杨在中国,中国90%的胡杨在新疆。

胡杨,生而一千年不死,死而一千年不倒,倒而一千年不朽。被人们赞誉为“沙漠之魂”“沙漠英雄树”“沙漠守护神”。

胡杨,生而脚踏实地,不浮不躁,不虛不华,把根深深地扎入六七米甚至几十米土地之中,筑牢自己的根基,挺起自己的钢铁脊梁。

胡杨,默默地生长,尽情地吮吸大地母亲的乳汁,强壮自己,撑起生命的希望,再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人类。

胡杨,不畏酷暑严寒,不惧冰雪风霜,不怕狂沙雷电,枝干虬曲,铁骨铮铮,坚韧不拔,斗志昂扬,迎接挑战。即使倒下,也如苍龙盘踞成永恒的雕像。

胡杨,树根交织,同生共长,凝聚力量,团结协作,抵御风沙,呵护家园。

胡杨,适应自然,四季变换,充分展示美的形象。春天枝叶舒展,绿叶绽放,充满生机与希望;夏季枝叶繁茂,郁郁葱葱,为人们带来一丝清凉;秋天树叶变得金黄,好像穿上节日的盛妆,构成一幅如诗如画的秋日美景,醉了人的心房;冬季胡杨林银装素裹,犹如白铠甲卫士守卫边疆。

我酷爱胡杨,礼赞胡杨,崇拜胡杨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曾留下赞美胡杨的豪放诗章:大漠茫茫沙吻天,扎根远古数千年。炎炎酷暑随风舞,凛凛寒冬伴雪眠。笑傲荒丘枕戈壁,鄙夷涸辙望云川。铮铮铁骨何曾惧,岁月沧桑志亦坚。

朋友,你也许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,你也许在物欲横流中浮躁了思想,你也许在为命运不公黯然神伤,那么我建议你去一趟大漠,去看一看,想一想荒漠中高傲的胡杨。

做人,生当如胡杨!

做文,生当如胡杨!

远山的脑海里——“难道是郝向东把手机拿走了?那可是一部新款手机!而他看到郝向东用的是部老款手机!”

郝向东见范远山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手机,安慰他说:“远山,你不要急,再想想,要不我开车到咱们昨天玩的地方去找。”

范远山看着郝向东,似乎想从他脸上找到答案,他那张平日非常熟悉的脸,今天看起来怎么就突然变得模糊起来?多年的友谊,难道还抵不过一部手机……

“远山,远山。”郝向东见范远山看着自己发呆,连着喊了两声。范远山听到了郝向东喊他的名字,一下从混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。他在内心里驳斥着自己刚才的想法,相处了这么多年的好朋友,怎么会贪图他的手机?不可能!可是,自己的手机又去了哪里?

“有没有这种可能,你下车后不小心把手机掉在了回家的路上?”郝向东还在提醒着范远山,帮他回忆昨天的每一个细节。

范远山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,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一样,眼睛看着地面,说:“我记得很清楚,我是在上车前把手机装进口袋里的,丢也只能丢在车里。”

“哎,远山,你这话什么意思?”郝向东听了范远山的话,有些不高兴,这话里的意思明显有所指。郝向东语气严肃地说:“我没拿你的手机。车里你找了,你的手机哪里去了?我不知道。再说,你怎么就能确定手机一定就掉在了车里呢?”

范远山的确实不出证据证明手机就是掉在了车里,他只是凭借着自已上车前的记忆,判断应该掉在了车里。可如今车里被他翻了个遍,没有,难道是自己记错了?还是真的被自己的好朋友藏起来了?都有可能,又都没证据。看来,手机真的找不到了!

“不就一部手机嘛,丢了就丢了吧,怨不得谁,怪就怪我不小心。我走了。”范远山说完,不等郝向东说话,转身就走。把郝向东一个人留在那里,郝向东本想说什么,可看着范远山离去的背影,他张了张嘴一句话也没说出来。

很快一个月过去了。这天,郝向东想着这么长时间没叫范远山出来小酌一杯了,正好逢周末,就想约范远山出来吃饭。他拿出手机正要拨打范远山的手机号,突然想起来范远山的手机之前丢了,现在范远山用的什么号码他不知道,范远山也没告诉过他。郝向东只好向另一个朋友要了范远山的新手机号码,拨了过去,电话通了……

“喂,远山吗?我是向东。今天周末,我们有段时间没小酌一杯了,今天出来喝一杯?”

“我很忙,没时间。”

郝向东的手机被对方挂断了,手机里传出嘟嘟的声音。郝向东看着自己的手机,脑子里冒出一个词——莫名其妙!

转眼半年过去了,郝向东再次想起范远山,想约他出来,于是拨打范远山的手机号,他的手机里传出“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”的提示音。他的手机号被范远山拉黑了。郝向东看着手机,长叹一声,无奈地把手机装进口袋里……

时间如梭,一年过去了,转眼又到了胡杨最佳欣赏的季节。范远山被朋友邀请去塔克拉玛干沙漠看胡杨。朋友开车鬼使神差地来到范远山和郝向东一年前来的地方,范远山看着眼前的风景,不由想起郝向东和自己丢的那部手机,一年来,自从那次拒绝了郝向东的邀请后,再没和他联系过。现在想来,时间过得真快。范远山情不自禁地用脚踢着脚下的沙子,脚下很快被他踢出一个沙坑。突然,他踢到一个坚硬的东西,这个坚硬的东西被他一脚踢到一米之外。

范远山忙上前查看,当他走上前,弯下腰,仔细一看,他大吃一惊,原来是部手机。他好奇地捡起裹着一层沙子的手机,拂去手机上的沙子,他呆住了——这正是他一年前丢失的那部手机……范远山掏出自己的手机丢失后新换的这部手机,翻找着郝向东的手机号,而郝向东的手机号早已被他删除了。

临近元旦的一天,郝向东回到家里,爱人递给他一个结婚请柬,说:“这是范远山托一个朋友专程送来的,是他儿子元旦结婚的邀请。”

郝向东听了爱人的话,原本已经打开一半请柬的手突然停了下来,他把打开一半的请柬又合上,随手放到了茶几上,一句话也没说,转身向书房走去……



“美女……美女……”

小说

“美女……美女……”

杨脂听到身后有人喊,本能地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。一名男子正冲她招手,嘴里喊着“美女,停一下”。说着,男子已经来到杨脂跟前,说:“我能借用一下你的手机打个电话吗?”

杨脂并不认识眼前的这个男子,她打量着男子,见男子衣着还算整洁,相貌属于过目即忘,没有突出特点,非常普通的那种。这样的相貌,让杨脂本能地犹豫了一下,说:“你的手机呢?”

男子见杨脂问他,忙说:“是这样,我的手机丢了……”

“丢了?丢哪了?”杨脂问。

“可能丢朋友的车上了。”男子回答。没等杨脂开口,男子接着说:“我叫范远山,今天和朋友去沙漠看胡杨,刚回来,朋友把我送到这里,我突然发现手机不见了,我想,应该是落到车上了。我想借用你的手机,拨打一下我的手机号,这样朋友就能听到,会帮我先收起来。”

杨脂看着范远山,觉得他的话挺真诚,说:“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?我来帮你拨打。”

范远山随即说出一个手机号,杨脂拨打过去,并按下自己手机的免提键,手机里传出对方手机处于无人接听状态。

“怎么会没人接呢?”范远山好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
杨脂关掉手机,冲范远山作出一个无奈的表情。范远山像是在思索着什么,稍停了片刻,然后说:“哦,谢谢,我还是去找我的朋友吧。”说完,范远山转身走了。

郝向东回到家,把车停好,进到屋里,一屁股坐进沙发里,今天开车和范远山出去玩了一天,感觉有点累。

郝向东认识范远山也有五六年了,他们是在一次会议上偶然认识的。那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,和田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六名,郝向东是其中之一。郝向东拿到会议手册,翻看住宿安排时,他看到与他同住一个房间的人叫范远山,就此,两个人算正式结识。同在一座城市生活,可是两人从事的职业不同,像是两条平行线,始终没能找到交汇点,而这次会议,竟然让两个人相识。郝向东和范远山都很兴奋,两天的会期,等会议结束,两人就成了好朋友。

返回和田后,两人经常小聚,一晃五六年过去了,两人关系相处得很融洽。金秋时节,正是和田欣赏胡杨的好时节。这次,两个人相约一起去塔克拉玛干沙漠看胡杨。范远山没有车,郝向东就开上自己的车接上范远山,原本还想叫上各自的夫人,可人家对看胡杨没兴趣,只好作罢,两个男人出去玩,倒也别有一番风趣。

手机是范远山两个月前刚买的一部手机,新款,花了他3000多元。

虽然范远山的手机没有被接听,但是,范远山认为可能是郝向东没有听到手机的响声,手机应该就在郝向东的车里。既然如此,范远山也就不着急了,玩了一天,自己也确实累了,范远山心想,“明天去拿回来就是了”。

第二天一早,范远山来找郝向东,说明来意。他问郝向东:“昨天听说听到车里有手机响?”郝向东说:“没有听到,不是那時候我已经把车停好离开了?”范远山听了,说:“也有这种可能。”郝向东说:“既然是落在了车里,那就去拿就是了。”说完,两个人直奔停车位。

他们来到车子跟前,郝向东打开车门,让范远山上车找手机。范远山上车了,在他前天坐的位置四下寻找,结果没有。他又到后排座上找了一遍,依然没有。范远山心想,“自己明明记得手机落在了车上,因为昨天回来,快上车时他才把手机塞进裤子屁股上的口袋里,然后把原本背在身后的背包拉到身体前面,这才上的车。手机没掉在车里还能掉到哪里去?”

范远山眉头紧锁地从车里钻出来,他看了一眼郝向东,见郝向东正看着他。郝向东问:“手机找到了吗?”范远山说:“没有。怎么就没有呢?”郝向东说:“是不是没掉到车上?”范远山说:“不应该的,我明明上车前装进口袋的。”郝向东说:“那就奇怪了,你再好好想一想,要不再找找。”

范远山又钻进车里,前前后后又翻找了一遍,结果还是没有。突然,一个念头闪现在范

远

的

手

机

机

远

的

手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机

老

城

晨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老

城

晨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老

城

晨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老

城

晨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

曲